

蒋经国在蒋介石亲苏影响下赴苏留学①

历史揭秘



师永刚、方旭编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蒋氏家族最神秘的一个成员，一个家国的背叛者，一个自由时代的设计师。本书力图全景展示蒋经国一生的传奇命运：蒋经国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为什么创造了蒋家党天下，又会亲手结束蒋家党天下？他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党员；他用苏维埃方式维持国民党统治，用美式民主结束蒋家统治。几乎没有人有具体资料来描述真实的蒋经国，他的生活、他的性格、他的思考，其实仍然是一个谜。

浙江奉化溪口是千年古镇，山清水秀。蒋介石的父亲蒋肃庵在这开设玉泰盐铺，有三间店面，属于小康商家。蒋介石生于1887年，母亲是蒋肃庵第三任妻子王采玉。丈夫过世后，养育家中孩子的重担落在王采玉身上。

1901年，蒋介石只有14岁，王采玉挑选了附近一位姑娘毛福梅给儿子成亲。毛福梅生于1882年，父亲在当地开设一家祥丰南货号。毛福梅略识字，曾在奉化作新女校读过不到半年书，比蒋介石年纪大。

新旧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人渡海求学，蒋介石也不例外。1903年，蒋介石决定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由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需大清陆军部保送，蒋介石不得其门而入，因此只能于1906年先进清华学校学习日语，通过义兄周淡游介绍，认识了陈其美，这是他一生宦途的开始。

1906年冬，返回浙江为妹妹张罗婚事的蒋介石，正巧遇到由段祺瑞督办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日后的保定军校）招生，他报考后被录取，于1907年入学；因曾习日语，后获准留日并赴振武学校陆军炮科预备班研修。振武学校是士官的预备教育班，不过蒋介石毕业后并未获准进入士官学校，而是在接受入伍训练后进入日本北海道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担任二等兵。在东京期间，蒋介石通过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奉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

在日本开了眼界的蒋介石数度返回中国，但始终没有回故乡，对毛福梅颇为冷淡。直到1909年夏天，王采玉带着毛福梅来到上海，蒋介石才与妻子共处一段时间。1910年4月27日，蒋经国在溪口蒋宅诞生，乳

名存西。

虽然蒋介石在日本未归，但王采玉和毛福梅还是合力为蒋经国的诞生热闹了一番。蒋介石虽曾在1910年夏天再度返回上海，却依旧没有回溪口探视妻儿。直到1911年夏天，蒋介石才正式回到溪口，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长子。蒋介石为他取了个响亮的族谱名：经国。

蒋经国小时为人拘谨，非常听祖母、母亲的话，在学校里也是文静学生。1916年3月，蒋经国进入蒋氏宗亲在当地办的武山小学就读，接受传统私塾教育。蒋经国入私塾的同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诞生。

其实早在1912年，蒋介石就在上海青楼邂逅姚冶诚并纳其为侧室，同居多时但没有子嗣。由于戴季陶在日本与一名妇人生下孩子，但戴氏已有家室，所以蒋介石同意认养，并为这名男孩取了族谱名“纬国”，交姚冶诚抚养。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如己出。1918年，溪口蒋氏续族谱，蒋介石两个儿子都在此时入谱。同时蒋介石为蒋经国取名建丰，确定继嗣亡弟蒋瑞青，并为蒋纬国取名建镐，作为他自己的宗族继承人。

在蒋介石的坚持下，蒋经国于1920年转学到蒋介石曾就读过的奉化凤麓学堂上学。蒋介石希望让儿子开开眼界，此时蒋介石不时与姚冶诚、蒋纬国住在奉化西门，距离近了，对蒋经国的督促也更加严格。就在同一年，姚冶诚带着四岁的蒋纬国回到溪口，但与毛福梅相处并不愉快。同时因毛福梅曾擅自把蒋经国带回溪口老家，让望子成龙的蒋介石大为不悦，多次跟毛福梅争吵，痛斥她的教育方式对儿子有害

无益。

同年6月14日，王采玉病逝，蒋介石自广州返回老家料理丧事，虽然军事吃紧，蒋介石却遵古礼在溪口守丧数月。蒋经国直到此时才与父亲有较长时间的接触；蒋介石也在这段时间里留下“经儿可教，纬儿可爱”的评语。在日记中，老蒋对纬国记载的篇幅远多于经国，且流露父子之情。对个性拘谨、沉闷的蒋经国，蒋介石则常板起传统父亲的面孔。

服丧结束后，蒋介石正式宣布以从事革命为由，与毛福梅离婚，同时与姚冶诚分手；蒋介石紧接着于当年12月5日，在上海与时年15岁的陈洁如结婚。在毛福梅哭求下，蒋介石把蒋经国带到上海，进入万竹小学念四年级。当时蒋介石的重要性已大幅提升，大部分时间不在上海，但他对蒋经国的教育更加严格，要求蒋经国每周写信报告读书心得与进度。

1924年冬，蒋经国从万竹小学高级部毕业，来年即升入上海浦东中学就读，蒋介石要求陈果夫除了帮忙料理他的私人财务外，还能以兄长身份多多照应蒋经国。正值反叛期的蒋经国虽不敢公开质疑父亲的各项安排，但也不免质疑父亲让他读经书的安排，甚至抱怨苦读文言文其实是在开倒车。

当时上海工人运动及共产党运动风起云涌，让不满外国学生抨击中国为一盘散沙的蒋经国深受感召，尤其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这年暑假，蒋经国到广州探视父亲，看到黄埔校园中张贴“联俄”“联共”等巨大标语，提出希望从军的要求，但遭蒋介石拒绝。

面对蒋经国的激进风格，蒋介石把他送到好友吴稚晖在北京成立的海外补习学校就读。蒋介石自然希望小蒋远离是非圈，并通过吴稚晖的影响力教育蒋经国。但是蒋经国不改上海的作风，又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学生游行，随即被捕入狱并监禁两个星期。

接受越来越多“左”倾思想之后，蒋经国一度决定学日文，并赴法留学。但他到京不久，就经由邵力子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在李大钊的引介下，蒋经国与苏联大使馆官员经常见面。

事实上，蒋介石的亲苏态度早就让蒋经国对苏联留下良好印象。因此年轻的蒋经国决定接受建议，争取通过国民党主办的留学选拔，改到苏联莫斯科就读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下，蒋经国成为350名第一届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之一。据陈洁如回忆，蒋经国惧怕父亲反对，迟迟不敢告诉父亲；蒋介石起初也不愿意蒋经国赴苏留学，还是陈洁如从中传话、缓颊才敲定此事。坊间也另有一说，称此时蒋介石仍需要苏联各方面援助，其实是支持蒋经国赴苏留学的，还示意由陈果夫为蒋经国筹措旅费与行囊。

蒋介石虽同意蒋经国留苏，但条件是他赴苏前入国民党。1925年10月初，15岁的蒋经国宣誓入党。1925年11月底抵达莫斯科。

只是蒋经国恐怕很难想象，在他抵达苏联几个月不到，联俄容共的大浪潮会迅速变质；更糟糕的是，蒋介石也慢慢修正原先亲苏的路线。在多重压力下，蒋经国在苏联十多年的日子并不好过。

4岁的高敏是幼儿园有名的“坏”孩子①

名人自传



高敏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中国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沉寂多年后，首次推出自传体励志书《敏·感：人生没有规定动作》，讲述她七十余枚金牌之上的人生修炼。和很多普通人一样，高敏从逆境中起步，经历被看轻、挫折、迷茫、犹豫，通过不断面对、考问和改变自己，她决战于全运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等一场场大赛，一步步走上人生的顶峰，成为一代跳水皇后。该书收录了她与困境交锋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思考和体悟。

如果一切从头再来，即使在每个路口我都作出同样的选择，我想我也很难走到今天。因为，选择只是故事的开始。选择什么，不一定就成为什么；选择什么，坚持什么，才能成为什么。

我很庆幸，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有意无意中放任我的独立性，我才能像一棵长在旷野的树，在风雨中伸开枝叶。

4岁时，我开始每天自己上幼儿园。高高山坡上的幼儿园，每天在我深深浅浅的脚步中跳动。

那一天，刚下过大雨，山坡下到处是水坑，站在一个很大的水坑前，我突然害怕了。黄黄的、泥乎乎的水看不见底，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只好等在那里，犹豫不决。看着好几个大人轻松走过，我觉得别人能走我也能走，就鼓足勇气，摸索着走进了水坑。水漫过了膝盖，随着我向前摸，水越来越深，渐渐漫过了我可爱的小短裙。突然，左脚的凉鞋陷入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好不容易脚拔出来了，鞋却陷在了泥里。水很深，不敢用手去捞，用脚也使不上劲，我只好光着一只脚去了幼儿园。到了幼儿园才发现，那天根本就没什么小朋友来。

这件事后，我的胆子变大了。一天，我跟幼儿园的那棵树较上了劲，爬了上去，想看看外面。一上去就有很大的发现——从树上能跳到幼儿园的围墙上，便一脸英气地跳了上去。跳上去之后，却跳不回树上，只好用手抓住墙的边沿，身体吊在围墙上，左蹬右蹬，跳出了幼儿园，然后又从幼儿园正门大摇大摆走进来，不幸被看门大爷抓了个现行。

从此，我在幼儿园名声大噪，成

了有名的“坏”孩子。

5岁的夏天，爸爸领着我到自贡市西南角的釜溪河去学游泳。

站在河边，河水翻滚着，我总觉得会被河水吞没，怎么也不敢下水。两天后，在爸爸的不断鼓励下，我慢慢克服对水漫无边界的恐惧，开始了与水的不解之缘。

有一天，我听见爸爸在跟别人说我学了这么长时间，只能游几米远，心里特不高兴，特不服气，便偷偷拿了游泳圈，顺着河水往下游。回头看着自己离爸爸越来越远，刚开始还挺高兴，一会儿就怕了，但又不愿服输游回去，正忐忑着，我看见爸爸追了上来，才松了一口气。可我还是不愿被他轻易赶上，拼命往前游，最终还是被抓住了。

那天晚上我做梦了，梦见自己像一片叶子在釜溪河里自由自在地漂游，四周除了水什么都没有，很轻松，很自由，很惬意。

从那以后，我便猛力学游泳。我发现躺在水面隔一小会儿蹬一下腿，就可以一直漂着。用这种方法，没几天我就游到了河的对岸，并且很容易游了一个来回。我的游泳进步之快，让当时一起游泳的大人们大吃一惊。

过了游泳这一关，我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别的地方。

一天，我发现很多人从一块两三米高的石头上比赛往下跳。我懵懂地也想试试，就让爸爸推着慢慢爬了上去，可从石头上往下一看——哎呀，怎么这么高！马上就想逃，可一回头，才知道爬上来容易，下去却很难。爸爸在我身后大声说：“没事，这不高，跳下去就好了。”

我站在石头上往下看，看见河

里的人特别特别远。我什么都不敢想，只记得脑袋一蒙，跳到了空中，紧接着“咚”的一声掉到了水里。头顶上的水仿佛变成了一片片云，我的身体一直往下飘，那就是传说中腾云驾雾的感觉吧。突然，我醒悟过来，想起自己还在水里，便拼命往上游。当我冒出水面的时候，大家都在为我叫好，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喜的惬意。这是我第一次跳水，而且跳出了腾云驾雾的感觉。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每一个寻常事情的背后总会有一些启示。这些启示，会在沉默多年后，突如闪电般击中你。比如，选择爬上去，就要选择坚持住。

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跳水的经历一直跟随我。直到今天，它在我的记忆中仍像水洗过的石板那么清晰。

9岁那年的夏天，学校破天荒开设了游泳课。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游泳池，第一次在游泳池里游泳，也是第一次闻到那么刺鼻的漂白粉的味道。那天，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所有小朋友都去了游泳池，大家正在儿童池里玩得非常疯的时候，一个又高又大的男老师出现了。他一边看一边把小朋友从水中叫起来，观察他们的手和腿。我觉得好奇怪，就游过去围观。

突然，他指着我：“你，上来。”我马上高兴地在水里爬上来，像等待检阅的士兵一样，走到他面前。男老师左看看右看看，问：“不想学跳水？”“我不太懂，狐疑地看着他，想了半天，问：“要不要钱？”他笑着答：“不要。”我很干脆地说：“行。”他就是我的跳水启蒙老师杨强。那天之所以选中我，据他后来说是因为我有两只闪亮的眼睛和少有的腿形。

晚上回到家，爸爸刚好出差了，我告诉妈妈明天我要进跳水队。妈妈问：“什么是跳水？”我愣了半天才找到答案：“游泳不用花钱。”

第二天一放学，我就去了游泳池，到了才发现有上百个与我一般大的小朋友也被选进来了，心里顿时很失落——我还以为就一两个人被选进跳水队呢。杨老师一给我们介绍了1米板、3米台、7米台以及最高的10米台。我一下子就被那高高的跳台吸引住了，有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杨老师指着3米台问我们：“谁敢从那里跳下来？”我看了看，觉得不比河边的石头高多少，便应了一声：“我敢。”

当时一冲动，我就爬上了3米台并果断跳入池中。游出水面后，大家都为我鼓掌喝彩，我那个开心。

那一跳后，我变得很“了不起”，大家都在议论我，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一下就迷上了跳水。

有一天，杨老师不在游泳池，我们都解放了，到处水花四溅。在小朋友们的起哄下，我第一次爬上10米跳台——那个在上面要比在下面看得多多的跳台。尽管害怕，但我死要面子，不好意思爬上去再爬下来，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跳。只记得在空中晕了很久，心跳到嗓子眼儿并停留了很久，才被坚硬的水抱住。

其实，放手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拥抱着有时会带来更踏实的自在。从水里游出来之后，我怕不已。杨老师知道了，把我痛骂了一顿。那时我完全不懂得在空中控制身体，很容易被摔。即便如此，我仍我行我素地学会了許多杨老师都不敢相信的动作。